

《金山地名寻踪》  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金山是上海最早成陆的区域之一，来到查山，就能直面这片土地上亿年的地质生命。火山喷发、地陷成湖、海侵陆地，金山这亿万年的时光可谓轰轰烈烈。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海陆地质变迁，造就了今天的山海胜景，其中尤以金山三岛最具标志性，这里还有上海最高的山峰与最深的海峡。金山三岛，由大金山、小金山和浮山岛组成。据史料记载，五代以前，这三座岛屿只是陆地上的剥蚀残丘，统称金山，又称“钊山”。相传，周康王、秦始皇等都曾登临金山，并赞美这里的美景。从前山上还有寺庙，并有天然泉水“寒穴泉”，周围有村落。福建航商浮海至此贸易（正德《金山卫志》），便宿于金山上的寺庙内。

唐末五代初期，由于海潮不断侵袭，大

本书基于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实践成果，选取金山行政区划范围（十个街镇及金山工业区）内特色、典型的地名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、生动形象的笔触、追寻地名的由来渊源与传承演变，融汇地名背后的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等文化遗产，反映并展现金山的地名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内涵。

## 海上明珠：金山三岛

洋山、小洋山、滩浒山、白山、黄盘山相继沦入海中，前京城已成了一片泽国，大金山一带也已成了海岸线。到南宋绍兴年间，吴聿撰写的《观林诗话》中说：大金山潮至即在海中，潮退既可游山。反映出当时大金山已与陆地若接若离。直至南宋淳熙年间，一次大海啸，吞没了整个前京城，海岸线急速向北推进，金山三岛也相继沦海，只留三座顶峰露出海面，构成现在的三座岛屿。

大金山岛，东西尖狭，中部宽阔，略呈菱形，最长处963米，最宽处437米，面积30万平方米，顶峰高103.4米，是上海市域范围内海拔最高点所在。山峰位于中部偏东，东、西两侧为山脊，山脊北坡有一平台。绍熙《云间志》引《吴地记》云：“可容二十人坐”。平台北侧为陡坡，深10至20米。陡坡下为一狭长的低谷地带，林木之间有形状各异的岩石出露。西北为岩岗，其南、北两侧为悬崖峭壁。这里至今仍保

存着上海地区早已绝迹的中亚热带地带性植被。山上植被主要由青冈林、红楠林、竹林三片林区构成。据调查，这里共有各类植物98科、208种，堪称天然植物园。岛上气候宜人，常年平均气温16℃，炎夏无酷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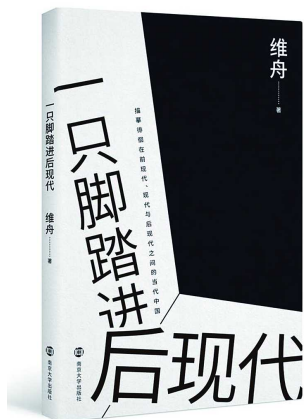
小金山岛，俗名焦山，亦称胜山，位于大金山岛西北1750米处，面积10万平方米，东狭西宽，山势平坦，最长处450米，最宽处247米，海拔34.23米。山体与大金山岛构造类同。岛上土壤冲失，岩石裸露，无乔木生长，局部岩缝长有刺槐和草丛。

浮山岛位于大金山南630米处，面积5万平方米，长290米，最宽处183米，海拔31.71米。山势平缓，呈椭圆形，山头浑圆无峰，中部有山脊隆起，状如圆盘，浮于海面，故称玉盘山。其椭圆形山体东部有狭长小山脊露出海面，状如龟，俗称乌龟山。东端有一狭长礁石隐于海面之下，与山体

相连，俗称牛绳。

金山初沦海时，大小金山之间仍保有一小块陆地，后来，海潮常年侵蚀，便形成一道海峡，史称“金山门”。有了这道海峡，周遭的海潮便开始经由金山门向西急进，加之大、小金山的挟持，水流分外汹涌。天长日久，杭州湾北岸、金山门以西便被冲刷出一道深水槽——金山深槽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卷首海塘图注“沙滩外有沙堤，堤下深不可测，盖潮激金山，直冲其地故也，与他处以渐而深者不同”，所指即金山深槽。深槽底部分布着一连串深度在负30至40米之间的深潭，至大小金山附近最深，达负50米左右。这使金山近岸水域形成一片广阔的深水区，为建设深水海港提供了有利条件。金山深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杰作，也是金山沧海桑田的见证。

（山阳镇）



《一只脚踏进后现代》  
维舟 著  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作家、书评人维舟十余年评论生涯的阶段总结，精选其解读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三十七篇文章，分为三辑：隐蔽的变迁、观念的起源、故事的讲法。从无根的现代人到由死线组成的人生，再到高科技中世纪，他细致描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；从餐桌上的文化冲突到葡萄酒兑雪碧，他辛辣剖析新老观念的碰撞和社会文化的变迁；从分析广告民族主义、电视国学热等文化现象，到解读《盗墓空间》《飞屋环游记》等流行文化作品，他试图挖掘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的另一套逻辑、意义或阐释。透过维舟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，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熟悉的文化现象和未经省察的观念，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身处的时代。

## 时间的拘役

中或许只是悲喜剧，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，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。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，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“创意产业”中，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：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，而每一项都是top?urgent（最紧急）的，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、最机械化的。

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。在口语中，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：“一盏茶的工夫”“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”，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，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。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，是绝不会出现“材料必须在17:25前送达”这种语句的。这种“赶时间”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观念，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，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，时间都是最无情的：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，没得商量，除了延后，不可能突然“多”出来。

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，是一种现代现象，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。戴维·拉姆（David?Lamb）在《非洲人》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，懊丧之下暴怒不已。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感不解：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，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？”

金钱和时间，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。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，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。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

对黄金的狂热：“他们老是渴望东西……老是坐立不安……老是追求某种东西……他们简直像疯子……”这种“疯子阶段”，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。欧洲文明辉煌的19世纪，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。1800年前后，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，每天工作12-14小时（每年约4500小时），到1870年，人均年工作时长下降为2984小时，而1990年为1490小时。这两百多年里，年工作时长每年平均递减0.6%。

相比起来，现在人均年工作时长全球排第一的中国台湾，为2282小时（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“世界竞争力年报”统计）。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250个工作日，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，每天工作12小时外，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长不到3000小时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，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。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：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，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。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，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、无暇顾及的奢侈品，物质的富裕，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。在国内的大都市里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：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，总是凑不齐时间，因为每个人的“档期”都很满，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“隔空交流”——电话、网络或微信。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：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，外加一个附带的“但是”。

如加缪所说，机械的人生，只有在被被意识到那一刻，才成为悲剧——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，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，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。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，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——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。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，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。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，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，只有在这种情形下，“一觉睡到自然醒”才成为一种幸福。所谓“工作在纽约、生活在巴黎”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。

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，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。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，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。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，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，连续加了三周班，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，不辨晨昏，根本不愿动脑，17天后再上班时，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，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。

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：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，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，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，希望退化，模仿儿童的举动。至于时间，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，往往这种时候，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、月亮和星空之美……

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。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#### 维舟

1977年生，上海崇明岛人。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。作家，书评人。自2004年7月起撰写博客，涉猎驳杂，以文史为主，旁及社会学、人类学等。长期为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等撰写书评，并为《GQ智族》、“腾讯·大家”、澎湃新闻等撰写专栏。已出版散文集《大地上所有的河流》(2014)、长篇小说《无岸之岛》(2019)；译著《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》(2013,合译)。

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，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，但总要附带一个“但是”。比如，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，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。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。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，但是，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，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、最可怕的。

前一阵，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“死线组成的人生”——工作中无数的dead-line。不分昼夜地赶、催、逼，这些在旁人眼